



威尔逊与妻子

威尔逊

——一位博物学家的中国情缘（下）

撰文·供图 金文驰

者高度普遍达45~55米，傲然耸立于其他树木之上。台湾杉树干通直，大树下部几乎没有分枝，仅顶端有少量枝叶。不久前的一场暴风雨中，一棵台湾杉如巨人般倒下，其基部的空洞足以供十几个人休息。威尔逊在台湾的第一次露营便是在这棵树的树洞中。在日记中，威尔逊提到当晚“周围森林的黑暗与神秘……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而高达60米，直径超过6米

宝岛之行

威尔逊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采集活动已落下帷幕，因此从1911年岁末起，他便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经历写成《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一书。全书共两卷，1913年首次出版后广受欢迎。威尔逊也渐渐开始了他的第二职业——写作。但威尔逊的采集生活并未结束，此后他还多次为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树木园远赴世界各地采集植物，而他和中国的缘分也未尽。

1918年春秋两季，威尔逊来到台湾，对宝岛的森林进行了调查，并采集裸子植物的种子和幼苗。当时的台湾还处在日据时期，

日本政府对威尔逊的采集活动极为配合，还派出两名业务精湛的林业官员陪同。台湾特产有东亚最为高大的树种——台湾杉和红桧，威尔逊认为它们可以和美国西部的巨杉相提并论，自然这也是此行的采集重点之一。

台湾杉和红桧都产在山势雄伟的中央山脉，这里是台湾屋脊，路途险远。好在威尔逊一行被特许可以在西部的嘉义县搭乘运送木材的蒸汽火车，一路上到阿里山。这次和威尔逊同行的除了助手和两名林业官员外，还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警察和几名担任挑夫的原住民。当他们进入森林后，台湾杉渐渐多了起来。这一森林王

台湾杉





威尔逊在台湾与陪同人员合影

的红桧同样给威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日据时期开始，人们便大肆砍伐这一雄伟的树种，如今它们数量稀少，已属濒危之列。阿里山目前残存的红桧都是当年没被看上的，即便如此，其巨大的体量仍令人瞠目，人们也尊称其为“神木”。威尔逊到访时，红桧数量尚多，他在一棵倒木上数出了2700多条年轮，并以此估计所见的树木年龄在2500~3000岁间。他所见的很多红桧的茎干都已空心，有的仅剩最外一薄薄的壳。威尔逊觉得“这些古树虽算不上美观，但它们硕大的树干却让人震惊”。

为了考察台湾植被分布的垂直地带性，威尔逊一行耗时七天登上了台湾最高峰——海拔3952米的玉山，其中三天一行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台风困在半山。威尔逊特意带了一小瓶香槟准备在山顶庆祝一番，无奈实在过于寒冷，

一行人只好来到顶峰下300多米的柏树灌丛中，才得以开瓶。

成功登顶玉山让威尔逊兴致高涨，他打算穿越从未有欧洲人涉足的清水断崖。这一位于台湾东北部花蓮县境内的陡崖高达800米，直插太平洋，绵延约20千米，气象颇为宏伟。就是这20千米的路，威尔逊一行却走了5天。当时的清水断崖根本没有公路铁路，仅有绝壁上的羊肠小道勉强可供通行。“道路异常难走，更不用提它的危险程度，另外天气也不好”，但艰险和疲惫却换来了大量新奇植物的标本。几乎所有的树木都是常绿的，壳斗科和樟科植物在林中占优势。省藤属、羊蹄甲属和鼈豆属等大型木质藤本在高大的树木间穿梭。地面上生长着各种繁茂的蕨类，苔类如地毯般铺满了湿润的石块和5米多高的树木，举着硕大叶片的海芋举目皆是。周遭一片寂静，

唯一能听见的便是太平洋的海浪扑打在陡峭山崖上的咆哮。似乎是被这片秘境感染，“带着武器的日本警察和给我们挑行李的原住民都无比沉默”。

1919年初，威尔逊返回了美国，这位博物学家的五次中国之行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威尔逊的名字也永远和中国连在了一起。

重走威尔逊之路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当威尔逊的身影离开中国一个世纪后，一位年近古稀的生态学者自筹资金，耗时十余载，背着相机，手持GPS，怀揣着威尔逊当年拍摄的老照片，重走威尔逊在华中和华西的采集路线，并在老照片的拍摄地拍摄今日的影像。

这位生态学者便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印开蒲。出生于1943年的印开蒲长期从事我国西部山地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他不仅是我国最早将生态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学者之一，在他身上还体现出了一名生态学家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978年，印开蒲便撰写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关于建议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重视，为九寨沟、贡嘎山和金佛山等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2008



重庆巫溪县北城门老照片，威尔逊拍摄于1910年6月



重庆巫溪县北城门新照片，印开蒲拍摄于2010年10月

年汶川大地震后，他再次向中央提出《高度重视灾后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的建议》，并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印开蒲与威尔逊之缘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印开蒲刚进入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数次来到岷江上游考察，威尔逊也恰好在这一带拍了许多照片。1997年，来四川访问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朋友带来了《中国的威尔逊》一书，书中威尔逊一个世纪前在华西拍摄的老照片和印开蒲脑海中熟识的地点微妙地对应起来。印开蒲便开始着手收集威尔逊的老照片。2004年，英国邱园的托尼·柯克汉姆和温莎植物园的马克·弗拉纳根来四川寻访威尔逊的足迹，并邀印开蒲一同寻找威尔逊当年拍摄照片的地点。这次考察对印开蒲触动极大，他决定亲自重走威尔逊之路，并原地重拍老照片。

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四下湖北、重庆，十余次深入四川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许多地方不通公路，印开蒲便策马前行，有时甚至只得依靠自己的双脚。“暴雨、洪水、地震、泥石流……威尔逊经历过的我都经历了”，登悬崖、穿山洞，有时还得爬上房顶和大树寻找老照片的拍摄地点，考察途中印开蒲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终于在2009年，印开蒲走完了威尔逊在华西和华中的考察之路，并原地拍到了250多张和老照片同一视角的照片。

新老照片的对比中，翻越雪山垭口的小路被公路取代，灌丛变成了森林，河流改道，河床升高，雪山上的积雪也少了许多，钢筋混凝土楼房取代了竹木搭建的棚屋……“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启迪、反思，让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敬畏自然”。

为了分享这种震撼、启迪与

反思，也为了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印开蒲将威尔逊的250张（四川166张、湖北58张、重庆26张）老照片和自己原地重拍的照片集结成了《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一书。此书一出版，便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也高度评价了此书的历史和生态价值。2010年，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树木园的主页上也对其进行了推介。2012年4月，此书参加了伦敦国际书展，并选出书中部分照片在丽晶公园对公众展出。2013年8月，美国《科学》杂志一篇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文章中，引用并高度评价了《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书中的研究成果。

新老照片的对比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1908年威尔逊在湖北宜昌三游洞拍摄藏报春开花，日期是3月5日，现在藏报春开花提前了一



湖北兴山县插秧老照片，威尔逊拍摄于1910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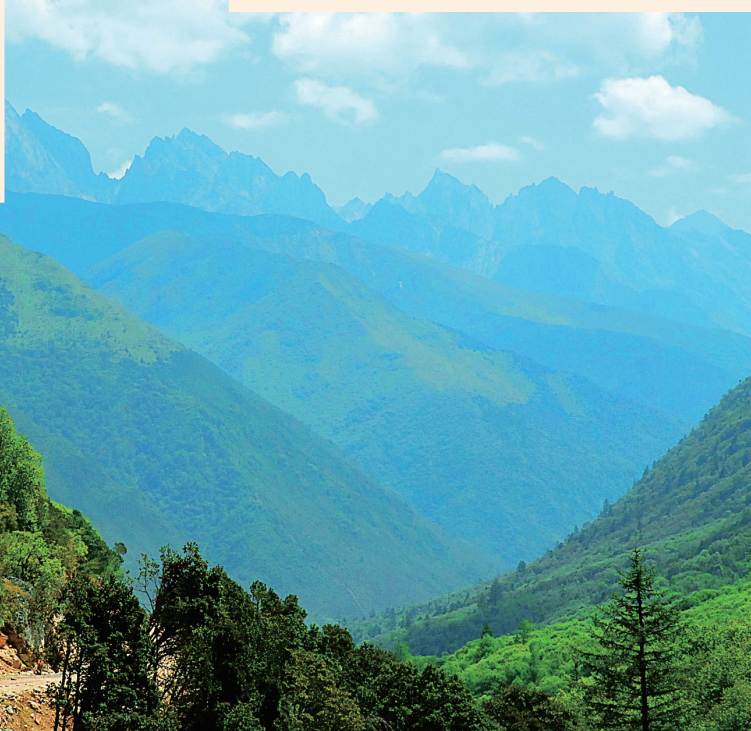


四川康定县莲花山老照片，威尔逊拍摄于1908年7月

湖北兴山县，原来的水田已变为旱地，当地插秧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印开蒲拍摄于2006年6月



四川康定县莲花山新照片，印开蒲拍摄于2009年9月



一个多月。1908年7月8月，威尔逊拍摄康定莲花山时正值盛夏，山上的积雪尚未尽融；而印开蒲是在9月3日秋季拍摄的同一地点，山上却没有了一星雪白。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直观体现。

印开蒲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威

尔逊，《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一书出版后，携程网发布了“重走威尔逊之路”的生态旅游路线。对生态旅游颇有研究的印开蒲向四川省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我省入境生态旅游产品的建议》，四川省旅游局已将

其写入《四川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现在四川省穿山甲旅游公司推出了“重走威尔逊之路”的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踏上威尔逊之路。■

(责编 桑新华)